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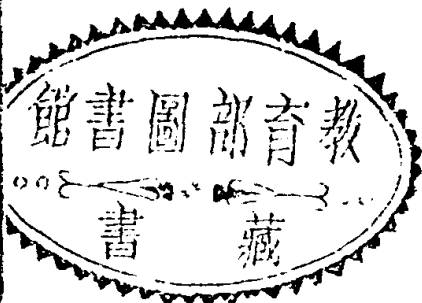
戰時問題叢刊

甲午戰爭的教訓

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主編

錢安毅編著

627.86  
933  
3



正中書局印行

ATT:92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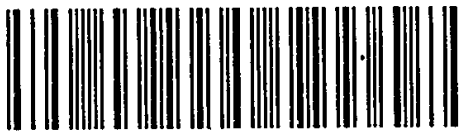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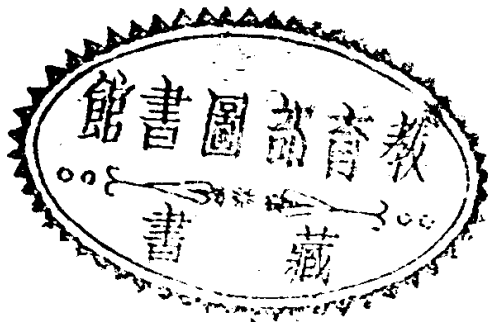
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主編  
戰時問題叢刊

# 甲午戰爭的教訓

錢安毅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5月2日  
平  
教訓



3 0649 3249 8

# 目次

## 緒言

(一) 戰前的中國日本與朝鮮	二
戰前的中國	二
戰前的日本	二
戰前的朝鮮	二
江華條約	二
(二) 大戰的先兆	七
壬午政變	七
甲申政變	七
中日天津條約	七
伊藤博文	七
金玉均之死	七
(三) 大戰的前夕	一二
朝鮮東學黨	一二
袁世凱在朝鮮	一二
改革韓政問題	一二
中日出兵	一二
(四) 戰事之進行	二〇
韓宮被佔	二〇
豐島事件	二〇
中日宣戰	二〇
平壤之敗	二〇
黃海之敗	二〇
遼東之敗	二〇
山東之敗	二〇
(五) 和議	三二
和戰黨爭	三二
李鴻章之出使	三二
馬關和約	三二
餘波三則	三二
(六) 歷史的教訓	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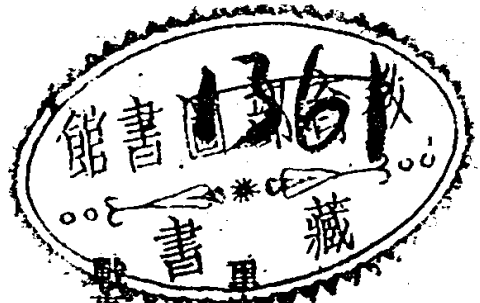
## 附：甲午戰爭有關大事年表

## 甲午戰爭重要關係人物表

目

次

一



## 緒言

甲午中日戰爭，和目前在進展中的中日戰爭，在兩國歷史上，都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兩國歷史的轉換關頭——我們甚至可以說：是歷史的奇蹟！

在中國，因甲午之戰，直接促起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戰事起後，與中會成立於檀香山；次年，戰事結束不久，有廣州的第一次起義。此後，國民黨繼續不斷為革命建國而奮鬥，一直到如今。

如今，又當着一次中日戰爭了。在此次戰爭中，我們有一個信念：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抗戰與建國的工作分不開；抗戰勝利之時，亦即建國完成之日。中國革命，在甲午年的中日戰爭中誕生；而其建國工作，又將在此次的中日戰爭中完成。這兩次的中日戰爭，其歷史的意味，既覺有趣，更是無限的重大！

在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便勞身焦思地抱着一個幻念：必亡中國而後甘心——我不是作宣傳文，歷史事蹟如此明白告訴我們的——甲午戰爭，便是她第一次的嘗試，也是她第一次的成功。此後，如二十一條，如濟南慘案，如九一八事變，以及若干不勝枚舉的較小的事件，說明了她一貫的對華政策是：中國每有一次進步，必設法摧毀之而後已。於是在我國革命建國工作將告完成的今日，她便也不得不對我施展出最猙獰的面目與手段，而作最後的困鬥，以致造成這次更重要更偉大的中日戰爭來。

緒

言

627.86

933

3

R4123

03604

我們願望這一次的中日戰爭，成爲最後一次的兩國間的搏鬥——但這能否如願，關鍵還在日本之能否真正覺悟——中國在這次抗戰中，完成了建國的大業。這是日本無論怎樣勞身焦思，也摧毀不了，也抑止不住的；日本人應當誠懇接受這一課歷史的教訓，從她征服中國的迷夢中蘇醒過來！

對中國言，對日本言，這兩次的中日戰爭，都足以當大時代的轉換關頭的地位而無愧！

我們正是遭逢着一個莊嚴偉大的時代的人民；追溯這大時代的關頭，不能不數到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我們是失敗了；而牠的歷史意義，正因其失敗而格外重大。現在，我們正邁步走向一座勝利之門；但我們並不因而輕忽了歷史教訓的價值，自過去的失敗中，我們反能由比較而更堅定今後必勝的信心。這小冊正是爲此而作，謹將牠獻給這莊嚴偉大時代的同胞們！

## （一）戰前的中國日本與朝鮮

戰前的中國 清末的政治舞台上，與日本問題發生關係的，主要角色有兩個人：一是慈禧，一是李鴻章。這兩人一主宮中，一主朝中。慈禧是宮中指揮操縱的主腦；鴻章則位高權重，直接以一身當全局之衝。甲午年這一大段的中日交涉，可說大半完成在他們手裏；而尤以鴻章爲重要。

慈禧不是咸豐帝的皇后，而是他所寵愛的貴人；皇后慈安無子，慈禧却生了同治帝載淳。同治帝以冲齡卽位，慈安、慈禧都被尊爲皇太后，代理大政。慈安不喜政治生活；慈禧却與她相反，大權遂逐漸

集於慈禧一人。其後同治帝與慈安太后相繼歿，光緒帝即位，僅四歲，大權自仍在慈禧手中。慈禧以女子主政，內外聯絡，自多不便；於是不得不用宦官。這一來，許多弊政便不免發生了——試看漢朝、唐朝，那一次的女禍，不會伴以宦禍的？慈禧所寵的宦官李蓮英，是一個狡猾鄙賤，貪得苟取的小人。然而，據說甲午戰爭中，李蓮英還居然向太后條陳過講和的主張哩！

光緒帝，可說屬黏液質一類型的人，這種人常常優柔寡斷，臨事躊躇，當然不適於做皇帝。光緒在即位十五年後，結婚親政，但名雖親政，而慈禧的潛勢一樣深。光緒帝年漸長，頗不滿於此種傀儡生活。奕訢為親王中較有識見者；帝親近之。而慈禧竟不悅，借故罷奕訢總理大臣，而代以庸懦無能的奕劻。於是，大臣們尤不敢不事事奉承太后意旨。而宮中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兩黨對立的局面，因以造成。李鴻章為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他雖不駐北京，但重要國策，特別是外交事件，即所謂洋務，愈難得了。鴻章與外人接觸久，了解較深，頗倡歐化——如練新軍，造船船，開礦藏，設學校等；但也就因此而招致一般昏庸頑舊的人的攻擊。

鴻章外交上的主張，始終以為中國應以對日為中心，西方諸國，雖對中國也施侵略，但其利害只在某一方面；此一方面的利益，能得滿足，便能與中國相安。日本則不然：其對中國的貪求無厭，中國是不能消極地拒之於千里之外，便可苟安了局——何況事實上，連如此消極辦法，也不見得行得通。故同

治九年，日本要求與我訂商約時，鴻章上奏，即有「日本近在肘腋，永爲中土之患……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爲我用，拒絕之則必爲我仇」的話。如此一個外交中心策之確立，關係是非常重大的；正如普法戰後，德國爲防法國之報復，而聯絡奧、意；和巴黎和約後，法國爲防德國之報復，而聯絡小協約諸國一樣。可惜中國外交史上，能有以此遠大見地的政策爲根基而運用者太少，東西應付，勞而無成。九一八而後，情勢始又復逼到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日本中心的外交策了。

但對鴻章此種外交主張，反對的人，也同樣不少。那些人，大都係一般書生腐儒：他們根本反對歐化，更反對和一個被看不起日本往來。他們放言空論，不認國家安危，昧於時代情勢，却以「清議」自高。這清議派中，當首推翁同龢爲領袖。同龢爲光緒帝的師傅，滿朝上下，自都目爲德高望重；而且門生滿天下，政治上儼然獨樹一幟。在後來的中日交涉中，會對鴻章多方挑剔非難。同龢並不負責任，鴻章却一肩任勞任怨。大凡不負責站在台下的人，批評台上人，容易着手，而又容易聳動聽聞。若真要他上台表演，却不見得比原來的人高明一些。

這樣，朝中又形成了翁李對立的兩派。

戰前的日本 日本明治維新（同治七年），幕府還政天皇，原來是幾個藩閥的功勞。幕府藩閥，同是野心的武人，不過大小之差而已。然則藩閥何以擁護當時「尊王攘夷倒幕」的口號而自殘同類呢？原來藩閥之心，倒幕非爲尊王，實欲取而代之；尊王不過口號而已。攘夷更是爲了自身利益受到直接侵害。



故幕府廢而長門。薩摩諸藩之勢，頓煥赫一時。居高功，挾天子，氣焰萬丈。

倒幕實倡自薩、長兩藩；幕雖倒而尙有其他大小藩閱二百餘，封疆自守。倘將來也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的小藩興起，薩、長豈不危哉？於是二藩更聯合土佐、肥前兩藩，共同上奏，自請廢藩還封。於是全國爭相效行，廢藩置縣，竟成於俄頃。這固由於日本武人忠君愛國之精神，但實際仍由薩、長兩藩利害使然。故直至今日，幕倒藩廢，而海軍統馭權，仍握薩系之手，陸軍則握於長系之手。

廢藩雖成，一個困難問題，却發生了：藩侯之下，全國有武士數十萬人。他們原依藩侯生活，而今却沒了着落，其困窘之狀，不可言喻。政府倘不能替他們謀妥善解決，則他們之中，儘有智勇之士；倘不幸而竟釀出可悲的變亂，則國基初奠，此禍將何堪設想？於是聰明的在朝軍閥，如西鄉隆盛、江藤新平、板垣退助等人，便巧妙地想出了轉移目標，攘外安內的辦法來——所謂「征韓論」是。征韓論發生於甲午戰前二十餘年，天星不允，西鄉還起兵作亂。中日甲午戰爭，其實乃自此時即已定命——正如有眼光的人，謂九一八事變雖似突發，實亦早已趨勢成熟——最可惜是以二十年之久，而中國竟仍茫然無備，臨事倉卒；前線已打了幾個敗仗，後方還爭辯和戰主張啊！

征韓論之後，隱伏二十年，始有甲午戰爭之爆發；這不得不歸因於其國內行動比較慎重，謀畫比較深遠的政治家——所謂「文治派」是。伊藤博文是文治派中不可多得的人，征韓論既起，他有獨排衆議之功。關於他的事，以後再詳述。

戰前的朝鮮 朝鮮與中國的關係，最早可溯至舜之置營州。周初，箕子在平壤建國，尤足爲中國文化開化朝鮮之證。朝鮮地處中、日、俄三國之衝：日人視爲「渡滿之橋」，必得之乃有進侵大陸的根據。俄則北歐、東歐都覓海口不得，乃不得不轉注遠東。既自我取得海參崴，朝鮮與俄國的關係便十分重要了。然而在此強鄰逼視之下，朝鮮宗主國的中國，既不能爲之積極整頓——簡直是自顧不遑；朝鮮國人，更是因循懶惰。其王李熙年幼，由其生父大院君掌政。大院君主排歐、美，鄙日本，曾與法、美等國，發生衝突，幸均未成大亂。對日本則日使有來而不報。某次德使倩日人爲介，來至朝鮮，大院君因更輕日人，慢日使，謂日本已「變法學夷」，禁國人與之往來。日使回報，始引起其國內征韓之論，幸經文治派之反對而罷。

日人既有意謀韓，自必吹毛求疵，不達目的不止。但朝鮮爲中國屬國；而中國當時對日本言，究爲大國；故對朝鮮事，日本不得不先和中國交涉。於光緒元年，遂特派森有禮來華。

江華條約 森有禮來中國，到北京，晉見總理大臣奕訢——時尙未被免職——述明日艦在朝鮮江華島與鮮民發生衝突；日本只在求與朝鮮通使修好之意。而奕訢只圖卸責省事，竟告以「朝鮮雖爲中國屬國，但內政外交，中國向不過問」的話。這一來，中國固得苟安一時，而貽患却不可收拾了。

日本既得中國話柄，遂派員到朝鮮，直接交涉。中國已失言於先，又無強力爲後盾，爲息事寧人計，同時亦示意朝鮮，忍小忿，全大局，於是日韓江華條約，便於光緒二年結成了。

條約要項如次：

- 一、朝鮮爲自主國；以後兩國來往，應依平等禮儀。
- 二、約成後經十五個月，日本可遣使赴朝鮮。
- 三、朝鮮擇定兩港，開爲通商口岸。
- 四、日船在朝鮮沿岸遇意外災害，得在任何港灣停泊暫避。兩國船隻在大洋中遇難，應互相救助。
- 五、日人得在朝鮮沿海勘測航線，繪製地圖。
- 六、日本在朝鮮通商口岸，有領事裁判權。
- 七、兩國人民貿易，政府不得禁止或限制。
- 八、兩國籌議通商條約。

這條約的意義，非常重大：第一，中國方面，事先默許朝鮮獨立訂約，事後又復默認朝鮮爲自主國之條文，而不加抗議。日本爲朝鮮賣力氣，爭自主，意果何居，難道還用解說？第二，日本方面，除得到空洞的平等禮節而外，還得到許多重要的實際權益。第三，朝鮮的閉關，從此打開；此約之後，續與歐、美諸國訂約。排歐、美，鄙日本的態度，再已無法存在；大院君的威望漸落。

## (二) 大戰的先兆

壬午政變 朝鮮王李熙年長，大院君還政。而李熙庸弱無能，外戚閔氏因乘機把持政柄。大院君守舊，親中國；還政後，主張親日者，便倚附於閔妃而逐漸得勢。

光緒八年，舊黨欲奪回政權，因造成政變——所謂壬午之變——幽囚韓王，大院君又復上台。但中國不欲因此造成大亂，計誘大院君就擒，送到中國，政變始告結束。亂後，中國對韓政格外關心；駐韓委員袁世凱，多所干涉。乃如此一來，反使朝鮮君臣，愈覺中國壓迫之苦，而助長其親日之念了。朴泳孝、金玉均等，都係親日派領袖，倡組開化黨，謀行新政。

甲申政變 十年，發生一件更重大的甲申事變。是年，中國正因越南事，與法構兵。新黨以我不暇他顧，排清之謀可成，便於是年十二月四日（陽曆，以下計日均用陽曆），由郵政總理洪英植——亦開化黨人——宴集駐韓各國使臣。惟日使竹添進一郎，因病未到。席未終，城內火起，諸客驚散。洪英植、金玉均等，入王寢宮，告韓王城內清軍縱火，將至宮門，並矯韓王之詔，命日使入衛——這一切自然都是預定計劃——偽詔尙未送達，而竹添早已率兵入據王宮，重臣被殺者六七十人。五日，改組政府。六日，韓京軍民數十萬，以日兵謀亂，國王失所，羣欲盡殺倭奴。袁世凱乃致書竹添，告以華軍將入衛韓宮，保護國王。意在預先通知，免致兩軍衝突。但日使久無回音；華軍遂入王宮。而宮中日軍，竟向華軍開鎗。華軍還擊，日軍及亂黨不支敗退，華軍既復王宮，懸重賞，訪得韓王，迎入華軍營。韓王見世凱，執手泣曰：「吾不意今復見君；雖然，君亦危矣！」七日，國人知其王已在華軍處，大歡呼。日

使自焚使館，率日軍離去，赴仁川，沿途紛遭韓民持械攻擊。朝鮮國民愛國王，愛中國，而痛恨日本的情緒，顯然可見。金玉均、朴泳孝等亂首，則隨日軍逃去，日軍臨去，遺婦若干於漢城，不得偕行，都由華軍護送至仁川，交竹添點收。

日使去後，留書致世凱，謂前日來書，未及拆閱，而華軍已至宮門，且亂發小鎗，日軍不得已始還。將責任推在我方。對留漢城之日僑婦孺，不惟不感我護送，反認我辱害。又向朝鮮要求賠償使館被焚，由這些事，使我們想到，五十年來日本人的伎倆，總不出這一套：中村被殺；九一八夜的南滿路被拆；一二八前上海日本和尙的被毆；藏本的失蹤；以及蘆溝橋日軍演習的兵士三名失蹤；數不清的無聊手段，而竟作為堂堂國際交涉的爭執！

中日天津條約 日軍駐仁川，傳將由國內調援軍至。世凱電鴻章請增派援軍，以備萬一。當時空氣非常緊張。日本國內，軍人皆主戰，以為中國戰法，機會難得；文人仍反對，謂中日交戰，淮利俄國。不久，遣使井上馨赴朝鮮，訂日韓漢城條約，朝鮮謝罪、賠款、懲兇了事；另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臣，西鄉從道為副使，來華商談，解決辦法。中國則派全權李鴻章。李伊會晤於天津，於光緒十一年四月，訂立中日天津條約。條文簡單，要項凡三：

- 一、中日駐韓之兵，均於約成後四個月內，全數撤回各本國。
- 二、嗣後中、日兩國，均不派員為朝鮮練兵。

三、將來朝鮮若生變亂，中國或日本欲出兵時，須通知他一國，事定後即撤回，不再留防。

此約爲江華約後之另一重要條約：江華條約，中國已默認朝鮮自主；天津條約，直使朝鮮成中、日共同保護國，日本對於朝鮮，竟與中國處於同等地位了。以後日本即屢次要求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甲午戰前，日本亦即根據此約出兵，始生衝突的。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實日本維新時代第一大政治家，論學問，論見識，論手腕，皆不可多得。明治四年，日皇詔令巖倉具視爲大使，遊歷歐美，伊藤隨行。越一年，因征韓論起，巖倉、伊藤等過歸，力反征韓論——可謂文治派對其國家的大功，伊藤亦有功之一人。

光緒七年，即明治十四年，日皇下詔預備立憲。次年，命伊藤考察歐、美各國憲法。伊藤居德最久，此時德國正當勝奧、勝法，國運如旭日之升。伊藤私心之傾倒於其建國元勳俾斯麥，自不用說了。此影響於他後來之制憲思想甚大。明治十六年歸國，任制度局總裁，掌法制之事。次年內閣成立，被任爲第一任總理大臣，治績昭然。其後又任樞密院長。日本憲法，由其起草成功。

光緒十年，朝鮮的甲申事變，武人主戰，伊藤堅決反對，受命來華，解決爭端。行前駐日公使徐承祖，曾函鴻章，請：「此人向來深知中日大局，係東方強弱所關；日廷知其心地，故授以是任。……伊懇承祖將伊平素力主中日須和主義，及此次奉命，仍未失其初心，函達台端。先須釋疑，聽其芻蕘之獻，俾中日如同一家，使西人不敢輕視，方遂其素願。……伊並無中、日成見；只欲中、日連爲一氣，庶

東方得以強盛爲望。」

次年二月，伊藤發自東京。四月在津進行談判。約成之後，鴻章曾有函致總理衙門，厚譽伊藤之才。函中有云：「該使久歷歐、美各國，極力摹倣，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於通商陸鄰富國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併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

果然，天津條約成立後的第十年，歲在甲午，中日大戰爆發了。戰中，中國方面的主角卽鴻章，而伊藤又正是當時敵國的總理。戰後的和約，又成於二人之手。此時，日本是富強了，戰勝了！薩、長軍閥，智勇雖不逮毛奇將軍，而伊藤之謀國遠大，似無媿稱日本之俾斯麥。我國則十年內毫無振作，一敗塗地。舊友重逢，而一則廟堂高踞，一則階下乞和。鴻章個人的傷感，應是一個知恥奮發的民族當有的懺悔的象徵啊！

金玉均之死 開化黨要角金玉均，自甲申事變失敗後，隨日軍逃逸，走日本，逍遙法外。朝鮮要求日本引渡，却遭日本拒絕。金得日本援助，盡力活動朝鮮脫離中國關係。後又遊歷歐西各國。此人不除，終爲朝鮮之患。光緒二十年（卽甲午年）春，朝鮮聯絡金之同黨，名洪鍾宇者，誘其到上海而刺殺之。日本輿論大譁，要求將兇手交日本審判。中國則護送其屍與兇手到漢城。韓王戮其屍，賞兇手。日本民情愈激昂，爲金發喪，執紼者甚衆。此事使日本對中國與朝鮮感情，均愈趨惡化。果然不及數月，東學黨亂發生，日本全國中了戰爭狂，一致主戰，派兵赴朝鮮。金玉均可謂作甲午戰爭的導火線而死了。

### (三)大戰的前夕

朝鮮東學黨 朝鮮東學黨成立於咸豐九年，黨魁崔濟愚。黨人傳說，崔濟愚曾受神的啓示，入山潛心修道一千日，神竟降臨，告訴他，某號的岩石之下，有珍奇的東西。於是他照着神的指示，在岩下覓得四部聖書，這便是他們教義的泉源。他們主張敬神祀祖，父子相親，婦從夫訓，臣民忠君，朋友有信。簡言之：就是敬神愛人。此種教義，係揉雜儒釋道三家而成，號曰「東學」，頗有尊崇中國學術的意味。

按照如此的解說，則東學黨不過普通宗教團體，無任何危險性之可言。惟實際當時朝鮮民衆生活，以苛稅蠹政，而致普遍不安；東學黨中，自不少若干乘機倖進之徒，領導此輩不滿現狀者，來歸於其旗幟之下，於是，東學黨便帶了一些社會改造要求的意味。加以韓人守舊，對於西人及耶教，不懷好感；東學黨，自身既爲國粹派的宗教團體，遂又代表了排外的態度。他們內主改革，髡髻太平軍；他們外主排斥，髡髻義和團——太平軍與義和團，原都由宗教團體而生。這一來，政府自不得不目他們爲危險，而禁止其宣傳流播了。同治三年，崔濟愚竟以宣傳邪說的罪名而被處死刑。在政府用意，以爲死崔則其黨必衰；而實際則反促成其宣傳作用，更博不滿政府的民衆之同情，黨勢因而愈盛。他們傳播的區域，大概多在朝鮮南部地方。



袁世凱在朝鮮 袁世凱在朝鮮事件中，地位之重要，僅次於李鴻章。不過鴻章關係全局，世凱則權實較小；且在事態緊迫之後，世凱竟借故脫出，以圖卸責了。

平心而論，世凱不媿稱爲能者；對朝鮮事，態度尤稱積極——惟其所爲，不免失於狡譎陰謀一類，而究非襟懷磊落高瞻遠矚的偉人。試想他後來怎樣在戊戌政變前，向慈禧實了光緒帝，以致維新不成，光緒作了一個政治的無期徒刑的囚犯，便可想見其爲人了。故以他在朝鮮十餘年中，本可好好作幾件有貢獻於國家的事業——清廷當時之所以如此倚重，自然也因其有過人之才之處。然而不幸，朝鮮的事，竟因地之過分鬼鬼祟祟，而全盤弄糟了！

世凱於光緒八年之壬午事變中，隨軍赴朝鮮。越二年，甲申事變發生，世凱機警處置，得免大患。越二年，即光緒十一年，天津條約訂立後，不久即被任爲駐韓商務委員。其後改稱駐韓總理，權位日高。然其性剛愎自是，跋扈躁進。當時我國駐日公使徐承祖，曾函總理衙門，謂：「歷觀袁使來電，知該人固明幹，惟辦事似尙欠持重。緣疊次由北洋轉來電報，多有失實之處，致令外務有所借口。」承祖與他交涉的事件很多，這批評應當很深刻；我們可從此中想見世凱是怎樣一個膽汁質的人！

壬午事變後，中國爲顧全大局，致大院君於中國；閔氏權勢遂盛。甲申變後，更行跋扈。韓王毫無見地主張，只憑人左右支配。世凱既爲駐韓總理，行事又復不免操切，自每與閔氏不容，漸而與韓廷滿朝文武，均不能洽。舉出數事，便可見其成了如何不利於中國與不利於他自處的情勢。

閔氏不甘受制於世凱，陰有引俄背華之意。德籍顧問穆麟德，據云亦勸朝鮮親俄革新——以爲中國正自顧不暇；日本則居心叵測，匹馬單鎗，獨行新政，力又不逮，於是可引爲助者，自屬俄國上選。穆氏初在中國服務，由鴻章介於韓王者。光緒十二年八月，世凱忽探得一韓內務大臣致俄使祕文一件，內有「敵邦偏在一隅，雖獨立自主，而終未免受轄他國；我大君主深爲恥悶。今欲力加振興，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國轄制，惟不免有所憂忌。……深望貴大臣稟告貴政府，協力默允，竭力保護，永遠勿違」等語。世凱乃向韓臣詰問，韓懼，向世凱申明該文係小人假造，王及政府皆不知。同時俄外部及俄駐韓使，亦稱並無此事。一場大風波，乃得如此滑稽結局。

大院君於光緒十一年，由中國回朝鮮，雖因不能敵閔系，而深居簡出，不問政事，但世凱頗與之往來，且頗器重其人。世凱曾告鴻章，評大院君：「其籠絡人才，剖自事機，頃刻應變，瞭然指掌，誠東方第一人才也。如能假以事權，必有一番振作，朝鮮乃可自立。」實則觀其行事，何嘗配稱如此一等人物？不過世凱在韓，處處孤立之苦，很想籠絡以爲己用罷了。其後，閔黨竟來告鴻章，謂世凱欲廢王而立大院君。事雖謬構，可見其招忌之深。

光緒十三年，又生一件朝鮮與他國通使問題。是年，世凱忽得密告，朝鮮擬派遣大使，通歐、美各國。默議者之意，以爲「清素畏洋，我派使結洋，清必畏我」。並以朴定陽爲全權駐美大臣，沈相學爲全權大臣，往英、德、俄、意、法隨便駐紮。這件事愈可表明朝鮮朝廷是如何爲了世凱的干涉而煩悶。

可是朝鮮竟不商諸中國而自派全權大臣，這於中國的主權，無論如何是過不去的。尤其以世凱爲駐韓總理的任內，而發生此事，是他所必不甘休的。於是，他又向韓廷質問了。

中國政府對於此事的態度，可引鴻章致世凱一電爲說明：「奉旨：朝鮮派使西國，必須先行請示，俟允准後再往，方合屬邦體制。」世凱因與朝鮮商定，已派使臣，不能收回成命，仍令就道；惟此後應遵下述四端：

一、韓使初至各國，應先赴中國使館具報，請由中國欽差，挈同赴外部，以後卽不拘定。

二、遇有朝會公讌酬酢交際，韓使應隨中國欽差。

三、交涉大事關係緊要者，韓使應先密商中國欽差核示。

遣使事，本係韓廷在極苦悶中籌出的一條抵制中國干涉之路；而結果又適得其反，大家更增不做，簡直是更增仇怨。而且，朴定陽到美國完全不理會這三條款，中國交涉，也無結果。

可惜，尤可恨，袁世凱在朝鮮十幾年，對於朝鮮最迫切的內政改革問題，竟絲毫無所建樹；而反事增加韓廷君臣的離心。日本後來便因改革韓政爲借口，而發動戰事了。

改革韓政問題 朝鮮內政，原來很糟；東學黨的勢力之所以能迅速潛滋暗長，根本原因，就爲民不聊生，蠢然思動。本來，朝鮮內政之相當限度的擾亂，實日本所求之不得——必如此，方便其混水塘裏摸魚也。但在朝鮮的國際角逐，當時除中日二國而外，俄國也不能不算非常重要，而一時中國又頗有聯

俄對日的可能，朝鮮也有求俄保護的傳聞。無論就政治或軍事言，日本皆難同時敵對中、俄兩國；於是她不得不求其次策，與中國妥協而平分秋色；更使中國轉而陷她共同防俄的圈子。這便是光緒十一年日本第一次向中國議改革朝鮮內政時的背景。

迨東學黨亂已起，日兵已發朝鮮，國內戰論鼎沸，戰意已決；日本人向我提議改革韓政，這却不過故意給中國一個萬難承答的題目，以爲開戰口實而已。茲當述此兩次改革韓政交涉的經過：

光緒十一年四月，天津條約結成之後，日本外務大臣井上馨，頗有與我妥協之意。六月，井上曾與我駐日公使徐承祖，談及去冬在韓（甲申事變後議訂漢城條約），見韓王年輕，不明事理，而當道又多非公忠體國的人，因建議數事，請承祖商之鴻章：第一，穆麟德陰謀助韓通俄背華，應撤換，另聘一美人任顧問。第二，中國駐韓委員陳樹德（袁世凱之前任），忠厚有餘，才智不足；宜更換敏決之員，第三人任顧問。第三，中國不宜拘守不問屬邦用行政之舊例，時勢不同，宜稍變通；韓廷用人及大政，均囑其請命中國，方准黜陟更改，並由鴻章荐用。承祖以告，鴻章久不決。

越一月，日駐華使榎本武揚致函鴻章，正式提出井上所擬辦法八項：

- 一、鴻章與井上密議朝鮮外交；鴻章督其執行。
- 二、韓王不得與內監商議國政，而當與大臣商議之。
- 三、大臣忠黨者，託以國政。擢用重臣，須先商鴻章，鴻章再與井上斟酌。

四、外務、戶部等要職，必須以前條所述之大臣充任。

五、穆麟德免職，另任美人代之。

六、中國駐漢城之大員，另派較有幹才者充任。

七、中國駐漢城大員與美籍顧問，在接受鴻章詳訓後，赴韓時順途過日，往見井上，以便聆取日方  
意旨。

八、中國駐漢城大員，須與日使和衷共濟，遇事商辦。

此提議乃由日方鑑於俄國勢力侵入之可畏，而自願與我合作，且以領導權屬諸我方。故我如能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未嘗不可有一番作爲。可是鴻章將這機會疏忽了；他用了一些不痛不癢的話，來敷衍了日本，也同樣敷衍了總理衙門，更敷衍了徐承祖。他對榎本回答是：「中國於屬邦用人行政，向不預問，日本係朝鮮與國，亦不應參預朝鮮外交內政。」對總理衙門的報告是：一、第二、三、八諸項，尙中肯綮；二、要政均由鴻章遙制，既懼無此權力，且韓王不盡遵辦；三、與井上商議之事，苦於相距過遠之不便；四、用人既由中國商定，又與井上斟酌，未免越權。對徐承祖則：「暫置不復，以待謀定後動。」（鴻章告總理衙門語）

鴻章這些話，使人只覺哭笑不得。不過，在那樣一個洩沓不振，公私不判，是非不明，責任不清的朝廷上，似也難怪其只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搪塞敷衍了。

第一次改革韓政的交涉經過如此。

光緒二十年，東學黨亂已生，中日軍隊，均趕赴朝鮮（中、日出兵事詳後），此時日本已決心作戰，處處設法向我挑釁。中國軍隊，原駐漢城；爲免衝突，移駐牙山一帶。朝鮮請求兩國軍隊，同時撤退，日本實絕不肯放過這次開戰的機會，而苦於沒有口實，師出無名。於是當時主戰的外相陸奧宗光，商之首相伊藤，又向中國提出共同改革韓政的交涉。六月十六日，向我公使提出：中、日兩國軍隊，先助韓平定內亂；亂定後，爲改革韓政，由兩國派常駐朝鮮委員若干名，調查左列事項：

- 一、調查財政；
- 二、淘汰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吏；
- 三、設置必要之警備兵。

此外，日關還決定兩項原則：一，不問中國同意否，非觀其結果如何，日本決不撤兵；二，中國若不贊同，則日本獨力任之。

中國對於這樣一個共管朝鮮的辦法，當然不能同意。遂於二十一日，照覆日本，表示反對：

- 一、韓亂已平，勿用代剿；
- 二、韓政改革，應使其自爲之；中國尙不干預其內政，日本承認其自主，更無干預之理。
- 三、亂平則撤兵，兩國前已有約（指天津條約），無須再議。

日本不用說，當然不理會這些理論；照會中國，決不撤兵；一面直接壓迫朝鮮，接受其改革辦法。陸奧後在一本著作中，述此段交涉，謂：「假此好題目，非欲調和已破裂之中日兩國關係，乃欲因此促其破裂之機，一變陰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這是日本外交家的陰謀狡計的自供狀。

朝鮮對日所提辦法，已部分接受；日方仍不滿意，至對韓提最後通牒。

中日出兵 中日出兵朝鮮，在前述陸奧提出改革韓政之前，日本兵已到韓，不肯撤回，乃以改革韓政爲尋釁之端而已。現在追敘出兵的事：

光緒十九年三月，東學黨徒約四十人，跪集韓王宮門外，請求爲其以前被殺黨魁崔濟愚昭雪。奏文言其教主張敬天、清心、保國、安民，絕非邪教——耶穌教才是邪教；請國王禁止耶穌教的流傳。韓王很爲難：接受吧，引起對外交涉；不接受，又恐引起革命。數日之後，王諭黨徒，勿信謬說，潛心研討孔子之道，執迷不悟，絕不寬貸。

這場亂事，幸未釀成大變；可是以前之被目爲邪教者，今竟公然向國王作如是請求，而政府且沒有較強硬的態度應付，其社會勢力之大，當然可以想見。袁世凱爲朝鮮時局不清，又電鴻章增加駐軍彈藥。

二十年四月朝鮮南部全羅道地方，發生農民抗稅風潮，而以東學黨爲領導。政府剿之不勝，撫之不下。不得已求助於中國，請派兵代爲平亂。鴻章乃於六月六日，派淮軍勁旅一千五百名，馳赴朝鮮；又

派軍艦赴仁川漢城，保護僑民。並按照天津條約，通知日本；照會中有「保護屬邦」之語。

日本自然不輕易放過這機會——何況數月前才因金玉均之死，而民情對華對韓，均異常激昂。於是日本即於次日，給中國一照覆，一照會：照覆稱日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屬邦；照會則稱因朝鮮有重大變亂，日本亦決派兵前往。日駐韓使大島圭介，於六月十日，率日軍五百名抵漢城，繼又到達八百名，又三千，以至一萬餘名，均集韓京。陸奧並給大島密令：「若時局急促，無請本國訓令之餘暇時，該公使得施認為適當之臨機處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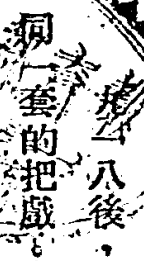
朝鮮舉國上下，因這大隊的不速暴客之來臨，都驚惶失措了。朝鮮政府，希望中、日兩國軍隊都撤退——這兒兩個要點，當加述明：第一，中國軍隊，是朝鮮請來幫助平亂的；第二，日本的借口，是保護僑護使，但策學黨亂，早在中、日軍隊到達前，由其自己平定，保護僑護使均無所據了。

中國究很溫和地決定：日軍撤，則華軍亦同撤。而日本則不惟不撤，且進而提出改革韓政問題，以促成破裂。七月，陸奧復給大島密令，謂：「促成日清之衝突，為今日之務；為斷行此事，可取任何手段。」中國不允改革韓政之議，日本轉而直接壓迫韓王。七月二十日，大島送致韓王最後通牒，限於二十二日答覆。及期，韓答覆不滿，日使遂率日軍，於二十三日清晨，進據韓宮，局勢遂無挽回餘地。

#### (四) 戰事之進行



韓宮被佔 七月二十三日，天未明，日使大島，率日軍圍韓宮，入據之，幽韓王而擁大院君出。一切政令，悉出自日人之手。大院君本親中國，但自經壬午事變，居中國數年，回韓後，閑散久，至是反爲日用。大院君即宣布朝鮮爲自主國，不再進貢中國；凡以前中韓條約蔑視朝鮮自立地位者，一概作廢。又訂立日韓同盟，關於改革內政及善後問題，均與日使商辦。又請日軍代爲驅逐駐在牙山之華軍。這一天，在甲午戰中，朝鮮便算一個日本盟國而對我宣戰了。



八後，日人挾溥儀傀儡，組織偽國；日人承認偽國之日，同時簽訂所謂「議定書」，與此正是英商有商輪，名高陞。韓事緊張，中國派兵增援，該輪即被中國政府租來，運援軍赴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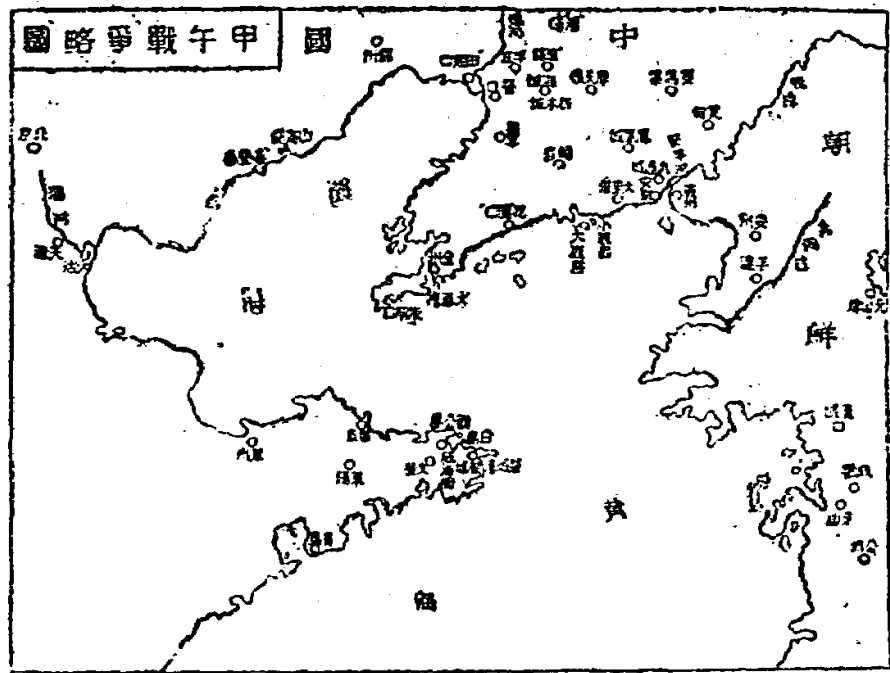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三日，即日軍佔據韓宮之日，高陞懸英國旗，載中國軍隊一千二百餘人，及軍火若干，自牙山出發。有華兵艦濟遠、廣乙兩艘護送。二十五日晨，兩兵艦駛近牙山口外之豐島，突發見日艦多艘，集牙山口外，並向我炮擊。廣乙受重傷而逃，觸礁焚毀；濟遠中砲，亦逃退。日艦追來，管帶方伯謙，藏匿甲板最厚處，船中將卒請令開砲，亦遲不決。初懸自旗乞降，繼改懸日旗，日艦追之如故。水手王國成、李仕茂二人，奮力運彈，開船尾之砲，擊中敵艦，始退去。高陞輪旋亦駛抵該處。日艦發信號，令停止，派員來檢查，見有中國軍隊，便令隨日艦駛去。高陞船長以中日尙未宣戰，運載中國軍

隊，不爲違法，如日艦不放行，儘可開回沽。日員回艦報告，該艦對高陞無任何答覆。移時，忽發砲攻擊。高陞既係商船，自無自衛之力；中國軍隊，以小鎗還擊，不能禦，全船遂沉沒。後經他國船隻，救起二百餘人，其餘皆殉。

廣乙、濟遠爲中國海軍初次與敵接觸，我軍之戰鬥力，已一試而暴露。海軍提督丁汝昌電鴻章，且誇濟遠戰績（自然係根據方伯謙之報告），謂敵艦長陣亡，艦亦傳聞沉沒。其後，真象漸白；京中多參汝昌畏葸縱寇，鴻章因嚴責之。

中日宣戰 中國駐漢城軍隊，因避免與日軍衝突，於七月下旬，韓宮事件發生前，移駐漢城以南之牙山；後又移公州、成歡一帶，數約四千。因中國援軍若從海道來，便當在牙山登岸也。豐島戰事既起，援軍來路已斷，牙山竟成絕地，士氣大喪。二十八日，敵來犯成歡，戰鬥未及一日，成歡卽失守。守軍南退公州，而駐公州之最高統帥葉志超，早已率兵北竄，繞道走平壤了。成歡敗軍，跟蹤狼狽北去，經月始抵平壤。而葉志超竟以捷告鴻章：初則謂牙山殺敵二千餘人；又報公州鏖戰六小時，斃敵千七百人，我軍傷亡三百餘人；「乃以衆寡懸殊，始設計退敵，而移軍平壤」云云。於是晉升者數百人，士兵賞銀二萬兩。

豐島、成歡之事既起，雙方遂告決裂。中日均於八月一日，下詔宣戰。各國相繼宣布中立；英國且以上海一區，關係其利益甚鉅，要求劃爲中立區。中國許之；日本以不爲戰鬥設施爲條件，亦允不攻上



岸要港——諸軍畢集，葉志超爲總統，除在城內外築壘環砲，坐待敵攻而外，毫無其他佈置。且日惟置酒

戰事之進行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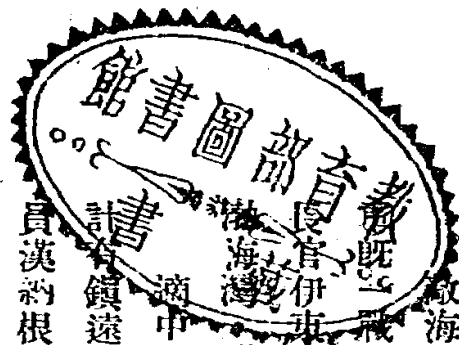
平壤之敗 陸軍在成歡小接觸後，即告潰敗，繞行漢城東北，至八月下旬，始抵平壤。國內由陸路派去之援軍，先抵此處。初，韓民間華軍至，歡呼夾道，置酒勞軍。而華軍紀律敗壞，毀器皿，奪財物，役壯丁，辱婦女，以致韓民大爲失望。義州平壤數百里間，商民逃避；官吏亦有逃者。而以衛汝貴所部尤甚。光緒帝諭命查辦汝貴，謂彼：「惟怯無能，性情卑鄙，平日尅扣軍餉，不得軍心；沿途騷擾，必至敗事。」果然後來事敗了。

平壤爲由中國陸路去韓京漢城必經之路，城傍大同江岸，北門踞高地；城外又有山，曰牡丹臺；更外復有三山環抱，北通義州之咽喉，即在此處，尤爲險要。由平壤東北去，又可達成川、陽德、元山津——爲朝鮮東海

高會，諸將又多與他平日出身相等，更難免不服調度。以如此將卒，而當強敵，潰敗自是意中事了。

九月十五日，敵軍分三路來攻：一路攻東郊外大同江東岸；馬玉崑禦之，勝敵軍。一路攻城西南；衛汝貴禦之，雙方傷亡均重。一路攻北門前牡丹臺外三山所設砲壘，左寶貴禦之。此路最險最要，戰况尤激烈。敵軍集中砲火，攻我砲壘，相繼毀陷，攻至牡丹臺。寶貴自分必死，齊袍服，親臨指揮，屢中彈，終殉國。牡丹臺既陷，志超乃於城上懸白旗乞降，又令馬玉崑撤退。至夜，率軍向北逃竄，冀達安州。敵軍在途截擊，我軍大亂，自相踐踏，死者二千餘人。我藏於平壤野砲四門，出砲二十八門，機關鎗六挺，糧食足供萬人者月餘，悉以資敵。陸軍精華，竟以此一日之戰而盡！

十六日，敗軍過安州；安州北倚清川江，南有羣山環抱，爲平壤以北第一重鎮。有請志超在此結集駐守者，志超不顧，倉皇退走。十七日，先頭已退過鴨綠江而西，大隊集江東岸之義州。鴻章電令志超守安州；志超覆電謂：「各軍傷亡太多，軍裝不全，子藥俱罄；萬不能紮在安州一帶，徒誤前途大局。」鴻章遂又電令守義州。但據報敗兵情況，殆已不可收拾；非經數月致養，不能復用。二十二日，帝諭：「義州爲奉省屏障，亦我軍兵站之要地；葉志超究竟能否防禦？若無勝算，與其株守孤城，甯可全軍撤回九連城，俟各路援軍齊集該地時，再圖進攻。」鴻章遂電令敗兵渡江休養。志超率軍於二十四日渡江完畢，分駐右岸九連城至大東溝一帶。至是，除留少數監視敵人之部隊外，朝鮮境內，遂無我軍！



黃海之敗 海軍自七月二十五日，在豐島小接觸，一沉一逃之後，丁汝昌遂令各艦均集威海港內不出。廷臣屢有責言。八月二十九，朝旨責汝昌畏葸無能，巧滑避敵，難勝統帶之任，諭鴻章另選勝任之員。鴻章當即奏述中日海軍作戰力之比較情形：日本堪戰之艦，計二十一艘，速率在二十海里至二十三海里；而中國之可用者，六、七而已，且年歲久，速率減，或質重行緩，吃水過深，只能游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海軍將材維艱，尙不易得如汝昌者。去丁之議始罷。

敵海軍自豐島戰後，不復遇我軍；屢欲誘我出威海一戰，而不能得。日本海陸軍，本是兩系統。陸軍既戰而勝於成歡、牙山（此時尙未經平壤之戰）；海軍自亦不得不尋取機會，以圖建功。艦隊司令官伊東祐亨，因於九月十四日決定：次日自鴨綠江口大東溝一帶起，出發游弋；不能遇敵，即逕令入渤海，期必尋覓一戰。

中國艦隊，奉令護送運載陸軍船隻，於十六日抵大東溝。十七日晨，準備午刻起旋，駛回旅順。計有鎮遠、定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濟遠、廣甲、超勇、揚威十艘。定遠爲司令艦；汝昌及德員漢納根，英員泰萊，管帶劉步蟾，均在其上。

十時，艦集鹿島附近，尙未起旋，突見西南黑煙一縷，有船隻駛來，測望，則見懸美國旗。十一時，船來愈近，凡十二艘，皆樹日旗，於是我乃開始作戰備。汝昌發令：各艦分段縱列——於是定遠當先。而劉步蟾怯懦，不敢；陰指揮信旗，以十艦列爲橫陣——如是，則定遠居中了。乃兩翼弱艦見其位置

之危，逗遛於後。艦隊因成一半月形，定遠、鎮遠，突出前方。全隊以右翼較弱；敵艦有攻我右翼之勢。汝昌又發令，全隊向右移。如是則弱點避去，而以主力之定遠、鎮遠當之。劉步蟾又不敢，遲不傳令。秦萊促之，步蟾始令「舵左轉」；但又低聲令曰：「慢——慢——」艦遂仍不動。秦萊大恚，奔覓汝昌。時汝昌獨立飛橋上，二人言語不通，意不能達。此時步蟾忽令發橋下之砲，橋被震斷，二人下墜重傷。戰事初開而自傷主帥——時正午甫過也。

零時五十分，雙方開始砲擊。我方所發，多不能命中。移時，揚威中彈起火，駛擱淺。超勇起火，沉沒，我陣遂亂。致遠彈藥盡，適與敵艦吉野相值；管帶鄧世昌，謂敵艦專恃吉野，苟沉是船，足奪其氣。令開足馬力，欲與相撞而共沉。吉野避去；致遠反中其魚雷，遂沉沒。世昌以下二百餘人，俱溺。世昌遇救；而以袍澤均殉，義不獨生，仍奮力投海死。世昌實黃海戰中死難最悲壯之一人，堪與平壤戰中之左寶貴同輝！濟遠管帶方伯謙，見致遠沉沒，急圖逃逸，誤行至水淺處，將已擱淺之揚威撞沉。廣甲、經遠、來遠、靖遠均隨濟遠逃，——經遠旋被擊沉。廣甲夜半逃至大連灣內，只防後追，不顧前路，遂觸礁；越日，為敵發見擊沉。

至是，所餘交戰者，僅定遠、鎮遠兩艘，鏖戰至垂暮，敵艦自解去。兩艦西歸，次日抵旅順，濟遠已先在。——後鴻章令斬管帶方伯謙於此。

是役交戰僅半日，沉船五：超勇、致遠、揚威、經遠、廣甲。餘艦亦多受傷，不堪再戰。官兵死傷

千餘人，汝昌亦中彈。北洋艦隊之精華，又因此一戰而盡。

遼東之敗 陸軍平壤一敗，退鴨綠江西岸，朝鮮境內，遂無國軍。自是以後，遼東遂成兩個戰場：東戰場爲九連城、岫巖、寬甸、鳳凰城、摩天嶺之線；南戰場爲金縣、旅順、大連、蓋平等之線。二線均敗，敵乘勝進兵，會於田莊台。

茲先述東戰場第一線之戰事：

我軍於九月杪退駐鴨綠江以西；敵軍亦逐漸集中義州，隔江對峙。十月二十四日，敵開始自義州上游不遠之水口鎮地方渡江。初不過二三十人，擊鎗探水徐渡。我守兵開鎗射擊；對岸敵軍，即開砲掩護，我軍竟紛紛逃走，附近砲台守兵亦逃，日軍遂得渡。是夜，敵又在較下游之虎山附近，架成浮橋兩座。至二十五日尙未天明，敵大隊均自此過江完畢，而我始發覺。於是倉皇潰退，九連城遂告陷落。安東繼陷，沿江西岸之陣地全失。我軍中路退鳳凰城，左翼退寬甸，右翼退岫巖。

退守鳳凰城之軍，復覺鳳凰城不能守，又自退摩天嶺；敵軍遂於十月二十八日入鳳凰城。退守寬甸之軍聞之，亦於十一月三日，自退賽馬集；敵軍又入寬甸。十一月十九日，岫巖又陷，我退守析木城。於是遂成賽馬集摩天嶺析木城之線。

十一月中旬以來，摩天嶺賽馬集一帶，屢有接觸。聶士成曾用游擊戰術，屢挫敵鋒。新授東邊道張錫鑾，結集精軍，於二十一年二月下旬，克復寬甸，及其南之長甸鎮。九連城、鳳凰城、安東一帶人

民，每窺敵軍行動，來告國軍。朝鮮義州亦有向我請兵，願爲內應者。只以兵力不及；而兵勇民團又因勝爭功，不能切實合作；且弔死間傷者又不時至，反沮士氣；下游諸城，遂未能一鼓長驅，次第恢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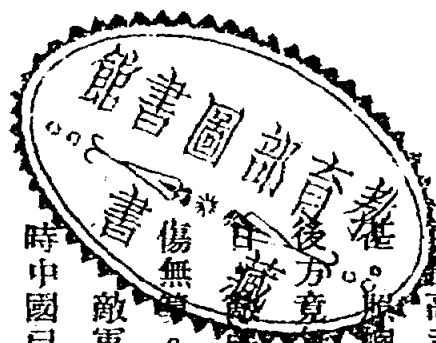
第二線在遼東半島南端，或可逕稱此部地帶，曰旅順半島。敵經黃海一戰，握有制海之權後，遂得由海上輸送第二軍，攻略旅順半島，以爲進行冰雪融解後直隸平野大決戰之根據地。

敵於十月二十四日，卽在鴨綠江渡江之日，開始在花園口登陸。花園口約在大東溝與大連灣之中途。我駐金州、大連者，兵力旣薄，又係三種部隊，無統一指揮；駐旅順者，又另爲一部，不能相應相助。守將連電鴻章，請發援兵，或調旅順軍來協同防守。鴻章覆電，僅謂旅順兵不能調，他處援軍，亦不可能，並誡勿自張皇狼狽云。十一月一日，汝昌率艦來衛大連灣，灣口防禦稍強。但次日忽又率艦離去。

十一月三日以後，敵軍逐漸逼近金州。徐邦道所統守兵，一戰而潰。乞援於城內之趙懷益——而彼正在大連灣頭，自督勇丁運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計。六日，敵攻金州城，敵兵一人，冒死負藥炸北門，我守兵駭散，敵軍遂入城。副都統連順，早已託故離城逃去。徐邦道、趙懷益兩部，且戰且退，金州於是陷落。

敵旣陷金州，便繼續南進，攻取大連、旅順。時大連灣守軍，軍實甚充：計輕重各砲百二十餘門，砲彈二百四十六萬餘發；此外有甫運到之野戰砲，尙未啓封；鎗枝除配給士兵外，尙有六百餘桿，鎗彈





三千三百八十一萬餘發；及馬匹服裝等——惟餉項則早爲趙懷益運走。七日，卽金州陷落之次日，敵軍進抵大連，我砲台開砲轟擊。嗣見敵艦駛入灣內，守兵遂逃，大連遂又告陷落。

至於旅順，守備更厚：守軍一萬三千，各砲台之砲，計百五十尊——砲台均經十餘年經營，費數千萬金，戰事起後，復多所修整。旅順、威海，扼守渤海南北，其關係京畿守衛至大！

敵軍陷大連後，以爲旅順守衛周密，未敢輕進，駐大連十日。至十八日，敵遂自大連南進。我守軍最高司令官，爲前敵營務處魏照嶼；先已逃天津——爲鴻章斥責，始復歸旅順——於是軍民惶惑，騷亂日甚。照嶼又逃煙台。十九日，徐邦道率山金、大退來之殘卒，與敵交戰，頗獲勝利。而士卒饑疲已甚，終棄險而走。其餘統兵諸將，多隨照嶼之後逃；部屬搶掠擾害，更不可收拾。二十二日，敵強奪最高的椅子山砲台；於是其餘諸台守兵，均紛紛不戰而潰。沿海岸逃竄，復遭敵艦砲擊，死傷無算。潛伏至夜，乃得逸。

敵軍入旅順之次日，大舉屠殺市民，無分婦女兒童。除留三十六人掩埋屍首外，其餘無一倖免。當時中國已無人供給情報；所有記載，均自目擊情況之歐、美通訊員得來，世界輿論，斥敵爲野獸。第三者的義憤可感；我們自身斑斑殷紅的血債，尤永不能忘！而今，還又加上了不知多少個更悲慘的旅順！

敵既佔旅、大，搗我根基，遼南之地位遂固；便進而謀一、二兩軍之聯合，會於遼河平原。第一軍因於十二月十日，由岫巖西北進。十二日，攻海城。守兵潰，北走鞍山、遼陽，海城遂陷落。第二軍由

金州北進，二十一年一月八日夜，攻蓋平。我軍又潰走營口，蓋平陷落。

一月中旬至二月底間，我軍會四次反攻海城，惜均以對敵情判斷不確，而致無功。駐海城之敵，於三月一日，北向鞍山攻擊而佔領之。我兩軍退守地之遼陽與牛莊，聯絡遂絕。

敵軍佔領鞍山後，我方判斷：以爲其必繼續北進，以攻遼陽，牛莊守備遂因而鬆懈。不意敵竟直撲牛莊。五日，敵分三路來圍。我軍先已悉集市內，不爲守備。敵報已至，而守將李光久正吸鴉片，又待兵士用早餐。敵已入市，將領多逃去，士卒與敵巷戰至夜半，死亡枕藉，牛莊陷落。

八日，敵軍進搏營口。營口有守兵二千，砲台之新式砲十二門，舊者五六十門。乃敵兵甫進，守將蔣希夷即率部逃走。砲台守兵見狀，略事抵抗，亦潰，敵不血刃而得之。

九日，敵軍已出現於田莊台。值大風雪，敵未大進。十日，雙方砲戰，敵軍自退，我竟以爲大捷，意氣頗昂。十一日，天未明，敵軍已踏冰渡河，包圍田莊台之西面，我軍尙在酣眠中。時敵第一第二兩軍皆集，攜來自海城、蓋平一帶所獲我砲，無慮百尊，皆運來南岸排放，我軍不支。敵列橫陣渡河，我軍退路已絕，聚於市內，被敵燒殺者二千餘人！

海城、蓋平陷落前後，山東方面，戰事亦起，而我軍失敗尤速，同時和議亦開始進行。二月初有張、邵之使日；二月十三，鴻章受命；三月十三啓行；二十四日爲首次談判。茲當繼述山東戰況。

山東之敗 當十二月中旬，敵第一軍進侵海城時，其第二軍即受命攻取山東半島。此時其在遼南之

根基已固；倘能進取山東，奪得威海，則渤海南北門戶，完全在其控制之下；海軍得以自由縱橫渤海，進襲大沽，掩護陸軍，以進行直隸平野大決戰。鴻章先見及此，即主增防山東；奈朝廷不聽，防備竟疏，深覺可惜！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敵陸軍得海軍之掩護，開始在山東半島東端之榮城灣登陸。守兵不能敵其艦砲轟擊，遂棄守砲而奔榮城。榮城團練，聞警亦逃散，守兵亦潰，榮城遂陷。至二十四日，敵全部在榮城附近集合完畢。

自是以後，敵軍不斷西進；我援軍雖源源增加，終不能堵截。一月三十日，敵先來撲威海南路諸砲台附近之虎山，激戰三小時，我守兵傷亡殆盡，虎山遂失，摩天嶺砲台繼陷。其他各台守兵，因亦紛紛自潰，於是南路砲台六座盡失，轉以資敵而攻我。三十一日，北路砲台五座之守兵，見南台之失，亦皆逃散。時丁汝昌尚率艦守港內，二月一日，汝昌命以軍艦大砲，轟毀北路砲壘及彈藥庫，免失於敵手。至是，威海陸路完全陷落。

劉公島、日島，均有砲台，仍爲我守。港內軍艦，尚有鎮遠、定遠兩鐵船，靖遠、來遠、濟遠三兵輪；平遠、廣平兩小鐵甲艦，及魚雷十二艘。諸艦自黃海戰敗後，即匿威海港內，不敢復出。並塞港之東西兩口，俾避敵艦來攻。三日，敵艦合南路砲台，併力攻我艦隊與劉公島砲台。我艦爲避免南路砲台之火，走集港西；東口遂被敵魚雷進襲，定遠受傷，沉。五日，敵擊毀日島防禦工事。六日，擊沉我

來遠、威遠、寶筏。七日，我魚雷艇十二逃，爲敵追捕得之。

自威海陸路陷落，敵艦與南路砲台，環攻我艦隊與劉公島以來，軍民惶恐萬狀。兵艦管帶之不欲戰者復交煽於其間。七日魚雷艇逃，兵勇愈鼓噪，鳴鎗過市，聲言向提督乞生路——意蓋欲令汝昌降敵。汝昌不許；並慰衆以援軍將至，軍心稍安。是時援軍當自煙台、文登等處來，附威海敵軍之背。八日，山東巡撫李秉衡，反率軍退居萊州。援軍來助已絕望——惟是時軍民尙不知耳——九日，靖遠被擊沉。十日，弁勇擁護軍統領張文宣見汝昌，各艦管帶亦至，相對泣。汝昌令人出撫慰，而衆喧噪不可解。汝昌發令，自沉諸艦，徒手降敵。而諸將不應——因恐徒手空降，取怒敵人也。十一日，敵復陸海夾擊；李秉衡逃萊州，援軍告絕之訊亦至。汝昌復召諸將會議，擬力撞敵船，突圍出，或能倖存，勝於拱手降敵，諸將又不聽命。有弁勇出刃儻汝昌，汝昌慰遣之，卽仰藥自盡。十二日，天未明，死。諸將假汝昌之名，致書敵艦司令伊東請降。餘艦十一艘，及劉公島砲台，全納於敵。北洋艦隊，完全消滅。

## (五) 和議

和戰黨爭 關於和戰問題，自開戰前，交戰中，以至和約初結後，朝中一直爭辯不休。未戰之先，鴻章深明兩國實力懸殊，力主慎重將事；而同儕等力倡戰議，以鴻章爲主和誤國。戰事初起，鴻章請撥款購快船，御史安維峻，竟上奏痛責，意謂船不在多，只在管駕得人——於是遂大罵了汝昌、劉步蟾諸

人，將一件正大光明的事的問題，便輕輕轉成一個對人攻擊的問題了。安奏中有：「夫李鴻章之欲添購快船，意在與日本交接耳。」誠不知從何邏輯，推演而來？時英國有新製快船兩艘，鴻章請購進；但海軍軍費，却撥充修建頤和園之用了。其後兩艦均爲日本購去；黃海戰中，擊沉我艦多艘，鄧世昌欲與共沉的吉野，卽其中之一。

平壤陷落，光緒帝又因同龢等之奏請，給鴻章拔去三眼花翎，褫黃馬褂之懲處。鴻章受懲後，曾奏報作戰情形言：「方倭事初起，中外論者，皆輕視東洋小國，以爲不足深憂；而臣久歷患難，略知時務，夙夜焦思，實慮兵連禍結，一發難收。蓋稔知倭之蓄謀與中國爲難，已非一日；審度彼此利鈍，尤不敢掉以輕心。」又言：「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自知不逮；若不熟思審處，據實陳明，及至貽誤事機，百死詎足塞責？伏願聖明在上，主持大計，不存輕敵之心；責令諸臣，多籌鉅餉，多練精兵，內外同心，南北合勢，全力專注，持之以久，而不責旦夕之功，庶不墮彼速戰求成之詭計。」其中言及敵人謀我之久，我之輕敵，廷臣之意氣爭執而不以國事爲重，均極深刻沉痛！

十月五日，朝鮮、黃海均遭大敗，三十五翰林，聯名奏參鴻章，謂：「兵事之興，凡曾經戰陣之士，通達夷情之人，莫不以爲螳臂當車，應時立碎。」又謂：「以大禦小，以強敵弱，潰失決裂，一至於此，此不能不太息痛恨於昏庸驕蹇喪心誤國之李鴻章也！」又謂鴻章存銀數百萬於日本銀行；其子經方，在日本設洋行三所；以及鴻章聞敗則喜，聞勝則憂之類，不一而足。

這些人的調子，唱的無可再高，氣概也無可再壯；而自己則立於毫無責任的地位——國家的事是李鴻章的事；我們，幹是不幹的，罵却是要罵的——說話並且也不必根據事實——如何罵得最痛快，便如何罵。

據說，平壤陷落的消息，傳到北京，許多「京官」們，便趕緊送眷回籍，以備萬一哩！

廷臣中贊助鴻章者極少；而慈禧心中，則實陰主從速結束戰事。至其動因，則在停戰而後能撥款建頤和園以進行她豪奢的六十大慶典禮。故她曾在主和方面，盡了些力，可山下面一段事實知之。

慈禧與鴻章，均有一信念：中日戰事，俄國必不坐視。戰事未生之先，俄駐華公使喀希尼，屢向鴻章表露此意；不意其國內則不盡同此主張。然干涉雖不能，調停則仍有望。是故九月底，慈禧曾召見同龢，命其赴津向鴻章傳達旨意，由鴻章情喀希尼出任斡旋。同龢只肯傳述，不加論斷；謂「不敢以和局爲舉世唾罵」。十月初，返京覆命：「略事恐不足恃；以後由北洋奏辦，臣不預問。」

好一個潔身自好的君子！

李略談話，未得具體結果；十月中旬，英使擬出任調停，亦無所成。復經美國之居間，遂於十二月二十日，廷諭以張蔭桓、邵友濂爲全權委員，赴日議和，日本則以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爲全權。會議地點，定於廣島。張、邵以二十一年初抵日，與日代表會晤，而日方竟指二人全權證件不足，不肯開議，並告以「廣島爲屯兵之所，不宜止留」，而送之長崎。

二人歸國，日方露欲中國派遣有名爵資望者爲全權之意——實即暗指鴻章。二月十三日，鴻章遂奉諭爲全權大臣，會議地點，改在日本馬關。

李鴻章之出使 鴻章既奉命，遂入京請訓。問題集中於割地賠款兩點，割地爲輿論所不許。鴻章奏：「割地之說，不敢擔承；假如占地索銀，亦殊難措，戶部恐無此款。」因同龢爲戶部尙書也。同龢力言不可割地，賠款則尙可籌。事實上則論當時情形，不割地則和議絕不能成。鴻章請派同龢同往，同龢辭以未曾辦過洋務。鴻章云：「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其後，光緒帝終給鴻章以商護土地之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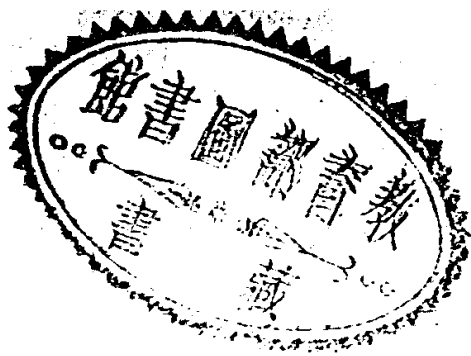
三月二十日，鴻章與伊藤、陸奧首次會晤於馬關。鴻章、伊藤，係十年前舊相識，天津之會，鴻章即贊伊藤有治國之才。十年以來，中日進步之差，何可計數？而今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還不得不重洋遠渡，乞和敵國；其心中之感觸，將爲何如？雙方先磋商停戰條件，而會議兩次，未得結果。二十四日，我方遂置停戰之事，而逕要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料是日會談結束，鴻章自會場回館之時，中途忽遇暴客，名小山豐太郎者，以手鎗行刺，中傷多處。以代表一國元首之全權而遭此傷害，頓使全世界爲之震驚。於是日皇遣御醫，日后派看護，伊藤、陸奧，紛來謝罪。醫師議爲鴻章取出子彈，靜養多日，始能減少危險。而鴻章謂：「國步艱難，和局之成，刻不容緩，予焉能延宕以誤國乎？我甯死耳，無割。」其忠懷耿耿，令人感激！

日本則恐中國竟因此召回鴻章，促他國出而干涉，於是必不利；經伊藤與海陸將領商議，自動無條件接受我國停戰之要求，鴻章雖在創病之中，仍命參贊李經方，即其子，繼續商談。

四月一日，日方提和議約稿。其重要項目有四：一，朝鮮獨立。二，割地——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三，賠款三萬萬兩。四，修訂商約——包括開埠，內河航行，內地製造，關稅等項。我方對朝鮮獨立，完全承認；至遼東爲清朝發祥之地，逼近盛京，不欲輕讓；台灣新建行省，愛護之心尤切；賠款則數額過鉅，不能負擔；通商條約，須以後派員另議，故不及詳細節目。鴻章電總理衙門：「賠費恐須過一萬萬；讓地恐不止澎、台。」而慈禧忽有「兩地皆不可棄（兩地指台灣、遼東），即撤使再戰，亦不惜也」之諭。同蘇自然又照例痛罵鴻章一番。伊藤以我方意在遷延，以期國際變化，因於六日壓迫經方：「若不幸此次談判決裂，則我命令一下，七十艘之運送船，搭載大軍，舳艫相接，直往戰地；則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深切言之：談判破裂，中國全權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門，亦屬不能保證，是豈吾儕悠悠遷延會商時日之秋乎？」鴻章漸痊好；於十日與伊藤再見。關於遼東割地範圍，及賠款數額，日方均有讓步。十五日爲最後之談判，和約遂定。十七日，由李鴻章、李經方、伊藤博文及陸奧宗光在馬關簽字。

馬關和約 馬關和約計十一條，同時又簽議定專條三款，另約三款，停戰展期專條二款。和約中要項如次：





一、中國承認朝鮮爲完全獨立自主之國。

二、割地：

(一)遼東半島——包括安平河口至鳳凰城、海城、營口之線，及奉天省所屬諸島嶼。

(二)台灣及附屬諸島。

(三)澎湖列島。

三、賠軍費二萬萬兩；分八次交清。

四、另派全權，議訂商約。

五、日本軍隊於本約批准互換後三個月內，自中國境內撤回。但須暫時佔領威海衛，俟商約訂成及

第一二兩次賠款交清後撤回。

六、本約經兩國皇帝批准後，於五月八日，在中國煙台互換。

餘波三則 鴻章歸國，清議者對其所訂和約，大加責難；或主整軍再戰；或主聯絡他國，干涉修改、

約文。張之洞有請戰之奏，大倡「滅倭」之論；主將台灣、遼東兩地，「與倭者轉而賂英、俄」。否則割新疆一部與俄，割西藏一部與英，則「英、俄兩國，只須有一國相助，其兵船已足制倭而有餘。……兵船一動，倭氣立沮。倭極畏西洋，斷不敢與英、俄開戰，若英、俄一國相助，則兵不血刃，而倭約自廢，京城自安。若倭敢戰，則我拒其陸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國都，倭必滅矣！」

我們懷疑：張先生是否在打算着三歲孩子爲爭奪糖菓而打架的事。

光緒帝意已決簽字，派伍廷芳及聯芳二人爲代表，赴煙台。日本以伊東美久治爲代表，如期換約。

和約已議定割讓台灣，台灣爲新建行省，國人愛惜頗甚。而此次戰爭，台灣又未被敵人佔領，似尤無割讓理由。台人多次呼籲，終未能挽回，遂發起獨立運動；推巡撫唐景崧爲總統，仍奉正朔，遙作屏藩。但日人久已決心取台灣，絕不因而中止。正月末，派海軍往；台人抵抗，不敵，獨立運動消滅。

遼東半島之割讓，在和約未成立前，卽有俄、德、法三國欲干涉之說。德人謂日得遼東，則「中國首都，永遠受其壓迫；同時並令朝鮮獨立，成爲空想。因此，此種佔領，實爲東亞和平之永久障礙」。（德政府駐日德使語）俄國不欲日本在大陸膨脹勢力，其理至明。法與俄爲盟國，故樂爲之助。惟英則頗親日，不願加入干涉。謂：「日本最足以代替瓦解的中國，擔負抗俄之責任。」和約在烟台簽字後，俄、法、德仍繼續接洽。終於十月十九日，在東京與日本成立協訂；日本交還遼東割地於中國，中國則再增賠款三千萬兩。十一月八日，中日兩國，根據上述要點，成立協訂。

## （六）歷史的教訓

甲午戰爭的經過和結束，已如上述。讀歷史，不是爲過去才讀歷史；是爲現在，爲將來，而後讀過去的歷史；從過去史蹟中，可以給後人若干的警惕，若干有價值的教訓。

甲午戰爭，日本是勝利了，我們是失敗了。如今，一個更偉大的中日戰爭，又正在進行着——這一戰的最後勝利，却毫無疑義地在我們把握之中：這信念不是誇張，更不是空想——我再告訴你一回：我不是在作宣傳文；歷史法則是這樣給我們證實了的——甲午戰爭，告訴我們那一次的失敗，同時也告訴我們這一次的即將降臨的勝利。現在，除掉許多專門的軍事問題而外，讓我們舉出一些每個國民所應知道的，來作一個比較的觀察。

第一，甲午戰爭，失敗於國策不定——根本說來，中國當時實未真正認識日本對我蓄謀已久的野心，因而也就未能建立一根本的應付策。事故發生，始設法敷衍。鴻章見及此而亦未能有大的建樹，其過不在他一人。以紛亂如彼の朝廷，本難言建樹。敵人因對我作戰，而所謂文治武功，所謂薩系長系，捐棄私見，協力以謀。我則以外患愈亟，愈增加私人攻擊、意氣鬥爭的材料。最根本的應付方針——和平戰爭——之爭執不決，以致朝鮮方面，山東方面，誤掉多少我機！

現在，我們有了抗戰到底的國策；這國策之確立，似是簡單，而所關絕大！敵人因把我們這一點估量錯誤，先謀不戰而懾我，後則以爲我失南京或失徐州，必致「屈膝」；而事實則我們的決心，却越打越堅強，越打越穩健；敵人於是手忙腳亂了。敵國的軍閥，固然懷着「不到黃河心不死」的蠻橫野心；敵國國民，則早已走到甲午戰中我們所走的和戰不決的徬徨歧途。

這是我們必勝，敵人必敗的第一關鍵。

第二，甲午戰爭，失敗於指揮不一——作戰最要指揮統一，而最忌指揮不一。而甲午戰中，上則最高統帥，下則各地守軍，皆適犯此忌。李鴻章統籌全局，自然便是最高指揮官。但鴻章何嘗真有最高指揮權？最高指揮官，是否當被侮罵為主和誤國；甚至妄拾流言，公然誣為通敵？與日本全國軍力作戰的，不是中國，而是北洋軍，是李鴻章個人——不僅如此，與鴻章為敵者，不僅日本，還有自己家中的清議派。我們不欲誣清議派有心通敵，正如清議派之所加於鴻章者；但清議派之於國家，是功是罪，自逃不脫歷史的公判。

至於各地守軍，如葉志超之在朝鮮，龔照燾之在遼南，丁汝昌之在山東，均未嘗真有統一調度的力量。以如此組成之軍隊，焉有戰勝之望？

我們現在，是完全不同了：因了對敵人的抗戰，而致中央政府之統治加強，不但軍事、政治、財政等號令的統一；甚至思想上、言論上都已有了全國最高的指標。當敵人在經濟、政治、思想各方面正走向崩潰瓦解之途時，我們的團結，是越打越堅牢了！

第三，甲午戰爭，敗於敵情判斷之錯誤——士大夫階級的胸中，根深蒂固地存着日本是中國「看着長大」的輕敵心理，乃有「以大禦小，以強敵弱」及「螳臂當車，應時立碎」的謬論。對日本自維新以來的進步，一筆抹煞；對自己的不進步，更毫不反省——這是中國文人常有的可恥心理——因此便自然將戰敗主和一切罪過，推在實際負責人的身上。而一般軍人與國民，心理則適與相反；他們所能清晰記

憶的，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每次和外國人交戰都必失敗；日本人是外國人，自然這一仗也必敗無疑。各戰場若干重要據點，守備完好，往往交綏即潰，或不戰先逃，其情至可驚人，都是由此心理造成。

我們現在已決不如此：我們雖相信最後勝利，必然到來；但也能認識，在勝利之先，必遭重大犧牲，必忍重大艱苦。對於這犧牲與痛苦我們不避，也不惜，因為我們有着最後的信心。試看開戰至今，失地如此廣大，受難同胞如此衆多，而從不聞一聲怨言。爲了國家民族的復興，爲了最後勝利之爭得，我們全國同胞，是甘願忍受這犧牲與艱苦的！

敵人却錯誤了：她抹煞了我們至少是自九一八以來，所增長的物質的尤其是精神的國力，而輕於啓釁，以爲必可速戰速決。可是，她錯了；在這錯誤中，又蘊蓄了她必敗之因！

第四，甲午戰爭，敗於軍民不能合作——如我軍初抵朝鮮，民衆甚表歡迎；但以軍紀不良，遂失民衆援助，而反助敵。張錫鑾得民衆援助，便克復許多地方；而又因兵勇民團之爭功，而未能更進。至於後方民衆，對於戰事直無貢獻可言；他們對前方將士，不能給予正當的鼓勵；反因哭哭啼啼的吊問，而動搖軍心。於此可見當時民衆之毫無訓練，毫無國家觀念。國家當如此重大事故，而竟痛癢不關。

我們民衆今日的進步，軍民的合作，是大到難以計量了！台兒莊的大勝利，得民衆不少的合作；此外，各地的游擊戰，或得民衆積極援助，或民衆直接參加。後方民衆對前線的實質上和精神上的鼓勵，和對於國家直接增加的負擔，都不在少。前線戰況的進退，無不一一影響到全國國民的心理狀態。這可

見國民對於國事之關切，這愛國情緒和民族意識的長成，是我們必勝的又一保障。

第五，甲午戰爭，敗於軍紀之敗壞——當時軍紀之敗壞，可謂無以復加。上自高級將領，下至兵勇士卒，竟同樣毫無國家觀念，毫無精神訓練。一般視臨敵逃死，恬然不覺其羞。於是平壤、海城、金州、大連、營口、榮城、威海諸地，守備不薄，而均不能為一日守。而軍隊之擾民，如在朝鮮，百姓官吏，一齊逃避，以及逼迫丁汝昌之降敵，尙何絲毫軍紀之可言？若鄧世昌左寶貴之死難，能有幾人？以此言戰，焉得不敗？

關於此點，我們現有全體將士的進步，更是無可計量了！南口之戰，寶山之戰，上海之戰，台兒莊之戰，不過特別顯明的事例；除此而外，何地戰場，不是三軍之士，視死如歸？我們有寫不盡的光輝燦爛的事蹟；有寫不盡的偉大感人的精神！我們這一段的中日戰史，其彪炳輝耀，將列於世界任何偉大史籍中而無媿！而我們的敵人，所表現的野蠻殘忍的獸行，則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所僅見，誰能不相信，以如此獸行的軍隊，而不敗滅？

第六，甲午戰爭，敗於依賴外國的心理——戰事未發，慈禧、鴻章等，均以爲日本必畏俄國；俄國必不坐視中日戰爭。但事實上兩個假定都錯誤了；中國便也因此自誤。戰事既啓，仍冀俄國調停。戰終約成，仍待國際的抱不平——張之洞的妙論，不值我們再提了——遼東歸還之干涉，原爲三國本身利益計，何嘗真心爲中國？而中國却還不得不以旅順、大連、膠州、廣州灣諸港，作酬謝的禮品。和約成後

之次年，光緒二十二年，中俄締結密約：表面上，俄國助我防日，實則當時日本已無再打中國的必要；事實上俄國攫得中東路建築權，以擴張勢力於東三省北都。慣會見風轉舵的倫敦紳士們，開戰之初，頗欲以調人自居；但自陸海軍大敗，遂轉而親日了。

國際間，無情感，只有利害。利害相同則相助——相助，完全爲他自己；絕不是激於俠腸義氣，爲我流血。這一點，我們必得牢牢記住！此次中日大戰，我們已博得除敵國外全世界真心的同情。兩國交戰，而全世界的同情集於一邊，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

對於如此熱烈的同情，我們無盡地感謝！可是我們却不能因而忘却我們的信條：自力更生！我們不能存守株待兔的心理，僥倖他人拔劍相助之到來；事實上則我們自己越奮發，越爭氣，則他人實際的幫助也越多——仗是得自己打的；自己拚命換來的勝利，才是更光榮的勝利！

在目前這次更大的中日戰爭中，讀過甲午戰爭一課歷史教訓後，我們將更堅決地自信：  
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 甲午戰爭有關大事年表(月日均以陽曆爲準)

- 一八五九 咸豐九年 朝鮮東學黨成立。
- 一八六二 同治元年 慈安慈禧聽政。
- 一八六八 同治七年 日本明治元年。
- 一八七三 同治十二年 日本征韓論起，文治派止之。
- 一八七五 光緒元年 慈禧仍聽政。
- 日派森有禮來華談朝鮮事無成。
- 一八七六 光緒二年 日韓江華條約。
- 一八八二 光緒八年 朝鮮壬午政變。
- 一八八四 光緒十年 朝鮮甲申政變。
- 一八八五 光緒十一年
- 四月 中日天津條約，袁世凱被任爲駐韓總
- 六月 井上馨提議中日共謀改革韓政，我未接受。
- 一八八六 光緒十二年 傳聞朝鮮求俄保護。
- 一八八七 光緒十三年 朝鮮欲通使歐美各國，中國阻之。
- 一八八九 光緒十五年 帝大婚親政。
- 一八九四 光緒二十年 甲午
- 三月 金玉均在上海被刺死。
- 四月 朝鮮東學黨作亂，求我派兵勦。
- 六月五日 日本出兵朝鮮，十日抵漢城。
- 六月 中國下令出兵朝鮮。
- 十六日 日本向我提議，共同改革韓政。
- 二十一日 我拒絕日本提議。
- 二十三日 日向我申明，絕不撤在韓之兵。



七月二十三日 日軍佔韓宮。

七日 大連陷落。

二十五日 日軍在豐島擊沈高陞輪。

十九日 岫巖陷落。

二十八日 日軍攻成歡我軍，我軍敗退。

二十二日 旅順陷落。

八月一日 中日宣戰。

二十三至二十六日 日軍在旅順大屠殺市民。

九月十五日 平壤戰事，我軍敗績。

十二月十二日 海城陷落。

十七日 黃海戰事，我軍敗績。

二十日 張蔭桓、邵友濂受命使日議和。

二十四日 我在朝鮮之軍，完全退守鴨綠江

一八九五 光緒二十一年

西岸。

一月八日 蓋平陷落。

十月二十四日 日第一軍偷渡鴨綠江以擊我軍。

二十日 日軍在山東榮城灣登陸。

日第二軍在花園口登陸。

三十日 威海南路砲台陷落。

二十五日 九連城及鴨綠江西岸一帶陣地陷

二月一日 我自毀威海北路砲台。

落。

張邵晤日代表，日代表拒絕開議。

二十八日 鳳凰城陷落。

三日 日海陸夾攻我威海港內軍艦及劉

十一月三日 寬甸陷落。

公島、日島砲台。

六日 金州陷落。

十一日 丁汝昌自殺。

十二日 北洋艦隊降敵。

十三日 李鴻章受命使日議和。

三月一日 鞍山陷落。

五日 牛莊陷落。

八日 營口陷落。

十一日 田莊台陷落。

二十日 李鴻章與日全權伊藤、陸奧，首

次會晤於日本馬關。

二十四日 李鴻章在馬關被狙擊受傷。

四月十七日 馬關和約簽字。

五月八日 和約得兩國皇帝批准，在烟台換

約。

台灣宣布獨立。

六月 日軍擊敗台灣獨立軍。

十一月 中日成立交還遼東協訂。

## 甲午戰爭重要關係人物表

### (一) 中國方面

慈禧太后 咸豐帝貴人，同治帝生母。

同治帝 咸豐與慈禧之子，繼咸豐帝位。

光緒帝 同治帝族弟，繼同治位。

李鴻章 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

翁同龢 光緒帝傅，戶部尚書。

奕訢 總理衙門大臣。

袁世凱 駐韓總理。

徐承祖 駐日公使。

丁汝昌 北洋海軍提督。

李經方 鴻章子，馬關議和參贊。

葉志超 直隸提督，朝鮮方面陸軍總統。

衛汝貴 盛字軍總兵。

聶士成 直隸提督(繼葉)。

馬玉崑 毅字軍總兵。

左寶貴 奉軍總兵。

張錫鑾 奉天東邊道道台。

鄧世昌 致遠艦管帶。

劉步蟾 定遠艦管帶。

方伯謙 濟遠艦管帶。

## (二) 日本方面

伊藤博文 內閣總理大臣。

井上馨 外務大臣(天津條約時)。

陸奧宗光 外務大臣(甲午戰爭時)。

榎本武揚 駐華公使。

竹添進一郎 駐韓公使(甲申事變時)。

大島圭介 駐韓公使(甲午戰爭時)。

伊東佑亨 聯合艦隊(黃海作戰者)司令長官。

## (三) 朝鮮方面

李熙 韓王。

大院君 卽李罡應，韓王生父。

閔妃 韓王之妃。

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 開化黨領袖。

崔濟愚 東學黨創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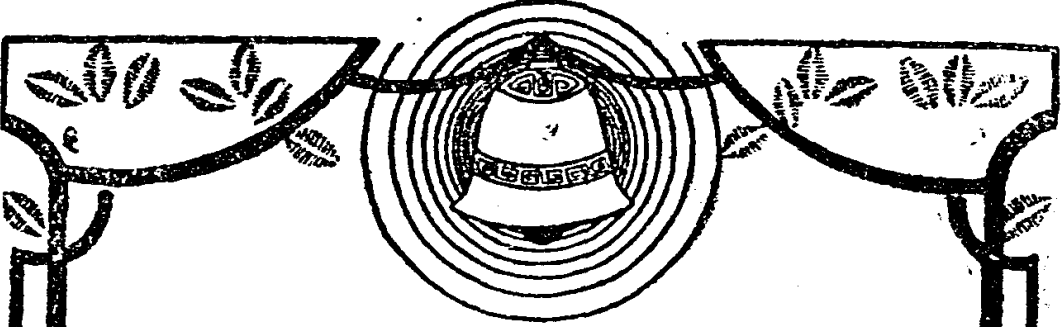
## (四) 其他

穆麟德 德人，先任中國顧問，後任朝鮮顧問。

喀希尼 俄駐華公使。

漢納根 德人，中國海軍顧問。

泰來 英人，中國海軍顧問。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戰時問題叢刊

甲午戰爭的教訓

全一冊 實價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發 行 人	編 著 者	主 編 者
正 中 書 局	正 中 書 局	吳 秉 常	錢 安 毅	劉 程 其 振 東

(1150)

